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三二一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 紀昀等編纂. — 影印
本.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00-09184-7

I. ①影… II. ①紀… III. ①四庫全書 IV.
①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2) 第 059042 號

策 劃: 方應權

責任編輯: 楊良志 蔡紫昀

責任印製: 宋 超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清) 紀昀等編纂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120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

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一〇九二毫米

印張: 七五〇〇〇印張

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陸拾萬圓整

ISBN 978-7-200-09184-7



9 787200 091847 >

本冊目次

續資治通鑑長編(八)

宋 李 燾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五

詳校官檢討_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_臣俞大猷

騰錄舉人_臣楊烜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四

哲宗

宋 李燾 撰

元祐二年春正月甲寅朔乙卯詔以雪寒權停在京工

後三日_{御集正月二日}

辛酉戶部言中都吏祿歲計緡錢三十二萬法當以坊

場稅錢及免行市易司市利僧道度牒等錢充會元豐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七年所入纔二十三萬無以係省錢乃給今議罷市易

則市利錢隨廢將見闕乏因究諸司有以應給吏祿錢

別費者適與所闕數相當度支以聞詔以坊場稅錢盡

充利祿毋得他用 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朝廷德

惠及生民者多矣臣下聚斂之態亦已悛革惟坊場一

事根株牢固條約交紊猶有餘弊未盡蠲除蓋累界放

賣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則有實封投狀競利爭占虛增

價值詐通抵產之欺其中則有爭利過重月納不足出

限罰錢年滿不替之患其終則有正名已敗壯保納官錢餘欠尚存鄰人買產業之禁期會嚴迫節目煩多不惟酒戶緣此困窮抑亦平民因而朘削或繫獄或受箠或轉徙道路或自經溝瀆天下郡縣無處無之大率一縣之內上中等戶因買坊場及充壯保而失業破產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數十貫少者亦三五百緡以四海總計凡幾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為率凡幾萬人失所矣恭惟陛下至仁博愛亦宜為之動心也昔者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二

神宗皇帝通知此弊加意救恤於元豐三年明堂降赦及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免外仍與展限二年送納去歲大饗亦有權住催理指揮委監司保明聞奏當議等第蠲放德澤之流非不廣厚然而此弊終未盡去者一則為有司違慢旨法意少有疑似遂不保明二則為物輕弊重錢貨乏絕或災傷所困或兵後相仍衣食之費尚且不完至於官錢何有以納蓋緣第一界至今已十五年第二界今亦十二年往往生業蕩盡子孫淪散虛

載簿書枉費刑撻歲月已久重不聊生憔悴之餘必無可得臣愚欲望陛下推廣先志需發異恩無遠近之差為輕重之序應第一第二界見欠者並與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數蠲免如此則大法簡易不為官吏之沮遏聖澤寬深遂除生靈之疲瘵又言承買場務之家抵產物業元價高大為近年物輕幣重田宅既減價今雖拘收在官出賣之際必不依得元估官司仍於欠人身上理納餘錢極為搔擾謂如抵產一處元估一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三

千貫今只直七百貫即更令納三百貫之類伏乞特降指揮應係因坊場沒官抵產並許依元估價直充折庶寬民力第一第二界價虛而高第三第四界價實而低今第一第二界雖欠錢三分比之第三第四界已是增剩况無可得宜特蠲放若須候監司保明奏到方議蠲免深恐諸路遷延期限或所見不一及吏緣為姦別生事即致使朝廷實惠未能均遍莫若只以界分遠近各與蠲減所貴德澤早及細民

此疏不知何時附正月八日以坊場錢給吏祿後其

從違 先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傳堯俞王巖叟相繼上

疏論蘇軾不當置祖宗於議論間其意欲以救朱光庭

也既皆不報是日正月八日辛酉堯俞巖叟又各上疏論之巖

叟言臣近以學士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評議祖宗

因言者論之初令放罪後復收還典刑不明損國大體

乞賜辨正累上封奏至今未蒙施行臣竊以天下之事

雖紛然萬端而可以執一御者惟理而已陛下天資高

明知為國之道其要在此自聽政以來未嘗以愛憎喜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四

怒遷是非之至理故人心有恃而天下以安臣蒙被獎

拔付之言責何敢不體陛下此意以圖報願陛下不惑

於虛名不牽於偏說而平心以察之是非之理明若日

星伏望聖慈早賜睿斷或尚有疑則乞降臣前後章疏

集百官於朝堂定議如以評議祖宗為當然彈奏蘇軾

為非是正臣之罪臣所不辭終不可混亂是非使天下

有所惑也陛下省納幸甚

壬戌右正言王覲言

編類章疏二年正月九日

臣竊聞近者左司諫

朱光庭言學士院策題輕議仁祖神宗以為不可師法

者初有聖旨學士放罪及指揮到尚書省收還不下光

庭繼有章疏論列未已臣雖未嘗預其事今既是非曲

直久而不決臣安敢默默請為陛下一論之夫學士初

有放罪指揮是朝廷以學士為本有罪也既而指揮不

下是朝廷以學士為本無罪也以學士為本有罪則大

臣必有以光庭之言為是者矣以學士為本無罪則大

臣必有以光庭之言為非者矣有以為是有以為非則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五

大臣之論既不同矣臣又聞言事官章疏亦或以光庭

之言為然者亦或以光庭之言為不然者或以為然或

以為不然則言事官之論又不同矣夫大臣與言事官

之論皆不同則陛下將孰從耶臣願陛下姑置衆說取

學士所撰策題詳察之則是非立見矣彼同異之因不

足考也陛下若悉考異同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則兩岐

遂分朋黨之論起矣夫學士命辭有罪無罪小事也使

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凡小人欲傾害君子者必

以朋黨名之然後君子可以盡去而小人可以盡得志焉今朝廷清明賢能萃衆不可因小事以生大患此陛下所當慎也臣故不敢默然而先事以獻說惟聖慈裁擇貼黃臣竊聞朱光庭之論策題言者既以謂因蘇軾與光庭之師程頤有隙而發矣呂陶之言朱光庭論者又謂陶與蘇軾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故今外議籍籍以謂勢不兩全臣竊謂二人者皆不避嫌疑而已陛下若置而不問惟詳察策題之是非而有罪無罪專論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六

蘇軾即黨名不起矣若因其嫌疑之迹而遂成其朋黨之名此非朝廷美事也無執政大臣可否二人之言者尚未必同伏望陛下因執政奏陳之際而斷自聖意此臣區區之願也

甲子右正言王覲又言臣前日曾有封事言蘇軾所撰策題是非曲直久而不決大臣之論既不同言事官之論又不同陛下將孰從耶望陛下姑置衆說取策題詳察之則是非立見矣臣今竊恐陛下終以衆說之不同

未即與奪緣臣初不預其事士大夫與臣言者無所嫌疑獲聞公論最詳兼軾所撰策題臣觀之亦熟矣今更為陛下終其說臣謂原軾之意則不過設疑以發問按軾之言乃失輕重之體也軾之策題曰欲法仁祖之忠厚則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則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又引孝文孝宣以謂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患督責過甚之失何營可以及此也用此以觀軾之本意則誠出於設疑以發問而已然孝文孝宣之治豈無弊者耶軾舉之既已過當而又憂我之有弊而慕彼之無弊則疑若仁祖神考之政不迫於孝文孝宣矣則軾之措辭豈非失輕重之體哉臣故曰原軾之意不過設疑以發問按軾之言乃失輕重之體也臣前疏所謂取策題而詳察之意則是非可以立見者蓋如此惟聖慈裁酌施行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七

乙丑朝散郎杜天經權發遣開封府推官從知開封府錢總辟也 詔輔臣分詣諸寺觀謝雨雪 右諫議大

夫鮮于侁言熙寧中以戎瀘夷漢主客戶通為義勇保甲歲以農隙教習武藝令提點刑獄司按閱賞勸厥後夷人不免作過而稅地遂或廢耕墾請罷之會知鄭州岑象求亦以為言詔本路轉運鈐轄司詳度以聞詔于闐國和罕王貢方物回賜外餘不以有無進奉悉加賜錢三十萬故夏國主秉常以遺進物遣使來貢詔其子乾順為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上與太皇太后降詔賜物悉視慶厯八年銀絹各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八

三萬錢三萬貫之數以起居郎權樞密都承旨公事劉奉世假直集賢院借三品服為冊禮使崇儀副使帶御器械翟象先副之冊曰皇帝若曰於戲堯建萬邦黎民時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貢此帝王之所同而國家之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列聖顧乃西陲錫壤建邦衛於王室保姓受氏同於宗盟爵命褒嘉恩禮甚渥今爾承其胄緒紹茲藩屏而能事上欽肅飭躬靖虔申遣使人來陳方物達於朕聽實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顯寵名

錫爾以茅土之封加爾以服乘之數誕頒丕冊以綏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院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都尉安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翟象先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夫篤於好德乃克顯光忠於戴君永膺福祉往祇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詔罷諸路將下管設自今諸將歲賜公使錢五十萬東南路軍三十萬每公使十萬造酒母過十石歲終有餘以繕軍器右司郎中范純禮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九

奏瀛州防禦推官錢世雄等進狀理雪受蘇軾譏諷文字案後罰銅事元案內連坐官黃庭堅周頌顏復盛僑王汾錢世雄吳綰王安上杜子方戚秉道陳珪王鞏受蘇軾謗訕詩不繳罰銅二十斤王詵隱諱上書詐不實徒二年追兩官合牽復昨有旨王詵訴雪文字不得收接未敢看詳三省進呈王詵以嘗追官難從矜恕黃庭堅等並特與除落

是日詔傳堯俞王巖叟朱光庭以蘇軾撰試策題不當

累有章疏今看詳得非是譏諷祖宗只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令執政召逐人面諭更不須彈奏丙寅三人赴都堂右僕射呂公著門下侍郎韓維中書侍郎呂大防左丞李清臣右丞劉摯諭旨三人者謂公著等皆知軾為有過然特欲以上意兩平之耳皆不敢奉詔丁卯三人者又各上疏巖叟言伏覩聖意周旋委曲優容臣下惟恐有傷雖天地父母無以過也臣當何以報惟知不敢愛身為陛下守官耳苟避犯顏逆鱗之誅而阿意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十一

順旨不盡其心以事陛下則臣所不忍臣按蘇軾如聖諭非是譏諷祖宗然只以祖宗置于議論之間便是有傷大體安得以為無罪今陛下既不欲罪軾又不欲罪臣等而擬兩罷其事在慈仁兼愛之心則可謂至矣於朝廷欲以立紀綱正典刑則未為得也後日他事若更煩陛下和解則恐紀綱由此隳典刑由此廢啟僥倖之門開陵遲之端自臣等始負陛下罪不可容也陛下聽政以來未嘗有一事少差此事更願聖慈曲加思慮必

有所得者臣愚不勝拳拳忠告之至貼黃臣竊聞有與軾為地曲為之辭以釋其說上欺天聽者願陛下察其出於私意不以為惑則事遂矣

戊辰詔自今舉人程試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出己見勿引申韓釋氏之書考試官於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毋於老列莊子出題及舉經明行修京東西河北陝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東西福建河東兩浙成都府各四人荆湖南路廣南東西梓州路各二人荆湖北路夔州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十二

利州各一人委知縣當職官司同保任申監司監司再加考察以聞仍充本州解額無其人則闕之

呂大防作
呂公著神

道碑云自熙寧四年始改科舉罷詞賦等用王安石經義以取士又以釋氏之說解聖人之經學者既不博觀羣書無修詞屬文之意或竊誦他人已成之書寓之以干進由此科舉益輕而文詞之官漸艱其選先帝以答高麗書不稱旨故當時以為言議者欲以詩賦代經義公著乃于經義之外益以詩賦而先經義以盡多士之能又禁有司不得以老莊之書出題而學者不得以申韓佛書為說經義參用古今諸儒之學不得專用王氏

復置太官令一員從光祿卿趙令鑠言也

庚午翰林學士蘇軾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

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聖明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為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媿與刻者專謂今日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繁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鈇而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文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

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偽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効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為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為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間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心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似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上之所否不問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問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度量常欲

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御以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媿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隳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而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十四

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踈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荅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

役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畧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荅言法相因而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邇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十五

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

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耳光聞臣言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為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七

約三十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十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東河北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為不可此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為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

為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七

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為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為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以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事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為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縷陳者非獨

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平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赦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

辛未傳堯俞王巖叟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曰漢唐以來多少策題無有將祖宗與前代帝王比量長短者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則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若當時百官有司皆不舉其職不知仁宗在上却何所為乃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十八

是全然荒怠致得百官有司如此果如此因何成得四十二年太平至今耆老言之猶往往流涕仁宗何負却言不如漢文堯俞既讀劄子竟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對曰此雖數句言語緣繫朝廷大體不是小事須合理會又曰蘇軾不是譏諷祖宗對曰若是譏諷祖宗則罪當死臣等不止如此論列既只是出於思慮言詞失輕重有傷事體亦合畧有行遣譬如誤入禁門於法罪亦不可輕何則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不嚴

也今若不以此事為戒他日有一人指斥乘輿而云本出於誤亦可恕否陛下雖欲恕之七廟威靈在上豈得容恕昨執政於都堂對臣等皆言蘇軾不是既知不是豈可却教朝廷做不是底事又豈有朝廷明知不是却抑言事官要休若尋常人私事則可休朝廷事則不可如此臣等為朝廷持風憲若凡所論奏常指揮令休要將安用耶是臣等壞却風憲更有何面目居職真宗朝知制誥張柬撰一叙用官制辭云頃因微累謫於荒遐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九

真宗覽之曰如此則是先帝失政遂罷其職今所論蘇軾若是臣等分上私事則可休事干祖宗干朝廷臣等如何敢休朝廷若不行破書在史冊後世視朝廷如何哉傳入遠方必有輕慢朝廷之心萬一遼使發問不知如何作答乃曰言事官有黨此朱光庭私意卿等黨光庭耳光庭未言時何故不言皆對曰有一人論之且觀朝廷行不行中間或有差失方當繼言昨朱光庭初言朝廷有放罪指揮則是朝廷行遣得正自不須言後見

反汗又是非顛倒臣等方各論奏嚴叟因於袖中取軾所撰策題就簾前指陳未終簾中忽厲聲曰更不須看文字也嚴叟又進讀劄子簾中極不以為然堯俞曰如此是太皇太后主張蘇軾又厲聲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張蘇軾又不是太皇太后親戚也嚴叟曰陛下不主張蘇軾必主張道理願於道理上斷事適蒙宣諭言事官有黨臣等不知有黨無黨但只據事之是非論列陛下亦只合看事如何若心疑於有黨則必失事之實既失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三

事之實即是非難辨自古小人欲傾害君子者君子無過別無可以奈何惟是指為朋黨人主遂疑人主既疑因而可擠矣陛下不可不察也此事是蘇軾輕易不思語傷大體以致議論若不正其罪則此失却在陛下陛下何苦力主此人反自取後世譏誚臺官之職只在觸邪指佞豈當却為人解紛此意可察簾中曰策題是裏面點去對曰聞是進入三首策題其兩首是鄧溫伯撰最後一首是蘇軾撰陛下已愛其虛名故點軾所撰者

必然不曾反覆詳覽則雖是點中於陛下何傷今既分別得事理明白陛下已知其虛名不欲加罪是惑也陛下今不欲入言軾之短假令司馬光在政事或失不知合論與不合論臣等所職是言責所論只據是非更不敢問其人問着人則須生私意曰今日改先帝事何故不得問對曰修改政事與形於文字不同兼今日所改政事皆是復祖宗舊法況陛下下詔求民間疾苦者力改之乃所以承祖宗之美不知策題須得論耶不須得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三

論耶陛下如此主張臣等却如此力言違忤陛下以就罪責不知臣等是何意陛下可體察況臣等與軾皆熟悉無怨仇只知忠於陛下要正朝廷事使天下後世不能指議陛下故都無所避陛下只當責臣等不言事不可戒約臣等令不言恐天下窺陛下此意陰相顧望不肯盡忠於朝廷更非朝廷之福前日召臣等去都堂外庭不知皆言是奉聖旨召臺諫官戒勵甚駭聽聞臣等被摧抑則不足道却是損朝廷風憲且願陛下愛惜朝

廷事體陛下於蘇軾所惜者小則於言路所損者大不可不思風憲之地非臣之私乃陛下家事陛下不崇獎則臣等一匹夫耳簾中峻語曰待降責蘇軾堯俞嚴叟皆曰此在陛下假令暫責隨即召之亦是行遣正乃曰待相度堯俞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乃所以為平今待軾如此軾驕將何以使之曰便總由臺諫官嚴叟曰若臺諫所言陛下能盡聽納自足以成陛下之美臺諫何預焉又曰但言不妨行與不行須由宸衷嚴叟曰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三

如此則是順朝廷意者乃得行恐非朝廷之福尚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願陛下常於此加察恐遜順陛下之言有非道之事嚴叟又曰小人之欲破壞言路者多陛下欲求言路則難欲沮之則易一沮之則人將以言為戒恐陛下不得盡知外事願加深察堯俞曰臣盡至誠告陛下陛下不察亦無可奈何願為國家更深思遠慮遂下至臺堯俞與嚴叟議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

蒙宣諭謂臣等黨附諫官朱光庭彈奏翰林學士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事臣等誤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詣臺供職伏俟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堯俞嚴叟劄子付三省二十二日進呈王巖叟朝論叙七日供職後別叙初對時語言方更詳悉但文字互換頗有不同其實不異也今參考刪修只作一段庶易於觀覽蓋二十三日既降各供職指揮二十五日三人俱待班次二十七日仍俱入謝未必登對亦無緣更重說許多司封員外郎盛僑為國子司業國子司業舊止

一員於是更增其一僑與黃隱並為之

蘇軾草詞云先帝肇新辟難以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三百九十四

三

養多士於茲歷年學者雲集師儒之任此亦重焉是以增命樂正之官以主司成之教

殿中侍

御史呂陶言近曾彈奏國子司業黃隱問學寡陋操尚邪設行不知義事不徇公教化之地非所宜處伏請罷隱職任未蒙施行陶前章附十月末臣謹按隱叨冒學職無以訓導諸生私枉之迹衆所不伏嘲誚姍笑諠聞庠序近日考校私試文字不與祭酒博士公共去留輒敢專縱擢其壻張汝明為第二陞降高下多出其意皆此類也恭惟至治之世為官擇人循名究實咸欲宜稱雖一司

一局米鹽簿書之責不敢虛授苟有曠廢必論其罪而師表之官風化淵源乃以素履回險之人竊位久處則士林何所法臣屬何所勸伏乞檢會臣前章及今所奏早賜降出以允公論又言隱平日阿私無狀固宜罷黜况今盛僑已除司業則隱不可尚處冗員玷累教育之寄伏請早賜施行久之乃左遷隱為鴻臚少卿政目八月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四

五十四

韓絳當國時又絳與降音同而字別恐無惑云云未可信又八月十五日丁隱云云當并考登科記黃降開封人治平四年第四人及第朝奉大夫章綽為吏部郎中御史孫升

言綽自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有此除授按案昨任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內臣甘承立在本路肆為貪暴不法殘虐人命幾千人臣近聞公安縣僧清愿者經荆南陳狀於打造上供生活所收拾承立虐死無主工匠骸骨數百副作大眾以葬之道路聞者莫不痛憤豈有仁聖在上而承立小臣乃敢殘虐人命至於如此良有章綽

在本路迎逢承立以希進用隨意上下無所不至所部官稍違承立意則案隨以他事劾之故承立肆意虐人無所忌憚皆案所致臣竊以章綽職按一路刑獄冤濫身寄朝廷外臺耳目坐視承立殘虐平人性命以為容縱成就其惡路不上聞按案之罪重於承立今承立雖流嶺表未足以償寃命萬分之一而章綽置而不問復被遷擢進用何以懲小人之惡為後來之戒伏望聖慈詳察特降指揮罷黜以慰存歿之寃案尋知越州四月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四

五十五

二日知越州蓋除吏中未至改命朝散郎黃景為職方員外郎初文彥博薦楚建中李之純唐義問范育杜純及景凡六人景時知懷州純等皆擢用彥博復以景為言故有是命

此據彥博奏劄增入

校書郎黃庭堅為著作佐郎權知陝州

陳侗為直秘閣知梓州侗辭之六月末呂陶云云可考詔看詳

訴理所應元祐元年明堂赦恩以前內外官司所斷公事情可矜恕者並聽於元限內進狀訴理依前詔看詳政目云詔訴理所展至元祐明堂赦已前詔助役錢只許支充補助役人